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  
沈雲龍主編

風雲人物小誌  
何瑞瑤著

文海出版社  
有限公司印行

何瑞瑤著

風雲人物小誌

(原名「復興閣下人物小誌」)

## 再版小記

這裏收集的二十五篇小誌，有十六篇是本書以「復興關下人物小誌」之名，在重慶刊行過的。其餘的九篇，有的是我還在復興關時寫的，有的是我離開了復興關寫的。但誌中的人，多是我在復興關時認識，而誌中的事，也多是在復興關；所以現在便收集在一處印行。

本書的印行，我於初版「題記」中說過，是打算把這些左右一代政局的人物，「此時此地」的瑣事紀錄下來，以供後來作史者的參照。雖然意思是這麼的單純，但初版發行後，亦仍免不了引起許多識者與不識者的種種談話：有的說我是「奉命作書」，有的說我是意在討好當道，急求倖進……；因為文中所記，大多只有褒而沒有貶，便是明證。這裏，我不打算為我自己多作辯解；但在本書再版的此刻，我却願意借此機會，說說我寫這些文字的動機和本書初版的經過情形。

我是一位對於傳記文學有偏嗜，對於新報消息感興趣的人。抗戰到了最高潮的幾年中，我有機會得入中央一個大機關中任事，且有機會得接近當時主持國家大計的許多中央大員。這些大員們的一言一行，每會影響到當前的國計民生；而他們的聲容笑貌，也每為一般人所關注。把關於他們的見聞紀錄下來，報道給各地——尤其是遠離戰時首都的讀者，想來是不無意思的。所以，我便起了寫他們的意念。那時宇宙風在港滬出版，我寫了一篇給該刊寄去，編者除從速刊登外，並來信催索續稿；於是，我便一篇，二篇……的寫下去了。

我寫這些小誌的時候，是在一個極嚴肅的大機關中當小職員。抬頭往上看，一層層站在上頭的多

是我的長官，筆下要記下一件「驚人」的事，心上就得預先私自盤算一下；將會招致一些怎樣的後果？而且那時是在戰時，言論的尺寸較現在狹隘的多，我雖頑強，也不能讓手裏的這支筆任性奔馳。——一句話，就是在那時那地，我只能記出那些事，說了那些話而已。

雖然這樣，但我也從沒有爲了求取某人的歡心，就違背良心，歪曲事實，硬說某人偉大過。凡是認爲有趣，有意義，且爲讀者所樂聞的事，不問被記的人的愛憎，我都必想方設法，盡可能的曲爲宣達出來。所有的這些文字，除了記蔣主席的一篇，會送請軍委會侍從室核定，以及記鄭介民先生的一篇，會給他親自看過之外，（因鄭先生担任的工作，較爲特殊。）其餘的，都是寫好了，就寄出去，並沒有預先送給文中所記的人「審查」過的。就是王東原、段書詒兩位先生，他們雖都是我當時的直屬主管，我記他們的兩篇文字，也還是等到發表之後，他們才得第一次看到的。

段書詒先生，他是我當時所隸屬的那一部門的最高主管官。他一向處事對人，都是那樣的謹慎小心負責任，對我這種的大胆作法，頗爲不放心。我是他的部屬，我記述各大員們的那些文字，要是惹出是非來，他總認爲他自己多少是要負一點責任的；所以他對於這些文字的印行，尤特別關切。這里我且回述一下本書初版時，段先生是怎樣的關心情形：當本書排好版時，我會將其中的題記和目錄，在我當時所主編的一份期刊上刊登出來。有一個晚上，段先生看到了這篇廣告似的題記之後，便立刻打電話找我，一面要我把原稿送給他看，一面要我千萬暫時停止印行。我於當晚把原稿給他送去，第二天又趕出一冊樣本送給他。他放下別的事，花兩天的時間，把原稿同樣本都仔細地看了一遍，且用紅鉛筆刪削了好些他認爲不妥的文字。當他把稿件交還我時，他怪我：不該說孫哲生先生「高傲」；不該說王亮疇先生「對於羣衆的心理，頗爲隔膜」；不該說楊耿光先生爲「揚大炮」，他新近討了一

位太太，不該說他是「年青的」；不該說陳果夫先生害的是「肺」病，更不該說他是「肺病的老祖宗」！……「這些地方，讓他們看到了是會不高興的。——都改過來，好吧？」但我認爲這是小節，無關緊要；且書已印好了，要再來刪改，實在困難。結果，除拿出我說這些話的根由來，對他解釋不會有問題外，仍是硬着頭皮，依照原樣出版了。

我花了這許多筆墨記述這些事，目的只在想說明一點：這些文字的寫成和刊行，並沒有個人的利益打算在其中。實則，本書出版之後，我從沒有把牠當作塊磚頭，拿去敲過那位權要的門。五年前我是在一個大機關中拿一份小薪水吃飯，五年後我也仍然是在一個大學校中拿一份小薪水吃飯。——而飯碗彷彿越來越小，且隨時有給打碎危險！

本書初版印行五千冊，只在重慶一地，不到半年工夫，即行銷罄；可想見一般讀者，對牠還算相當的愛好。三十二年冬間，承宇宙風編者林翹重兄之請，會將原書寄往桂林宇宙風社再版。但因新增的幾篇，仍須送審，而其中記蔣主席的一篇、廣西圖書雜誌審查處不敢自作決定，須呈重慶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。中審會仍得將原件轉送待從室審核，始能作最後的決定。這樣旅行了一個來回，時間便耗費了半年！等到文稿送回原處，加工付排時，湘桂之戰業已爆發。敵騎步步逼進桂境，接着便是桂林緊急疎散；於是排好的版，也只好一同撤散了。以後宇宙風便忙於逃難、復員、復刊，……這一本小書，也就一直擱下來了。

這書中所記的，多是幾年前的往事，書中所記的人，且有不少業已息肩多時，這時再來翻讀，不無明日黃花之感；但如果把時間釘牢在「此時此地」的一點上看，或也仍然有一點意思的？

卅六年十一月于南京

## 初版題記

四

這里收集的十六篇小記，大都已分在宇宙風等刊物發表過了。看過的朋友們說：「還有意思！現在再加以增刪，收集在一起印行，就打算將這點「意思」，留存得較久，俾佈得更遠一點。」

這里面所記的，多是一代的人物，自各有千秋，原不須假乎作者筆墨；但「此時此地」的種種瑣事，或尙可供今後作史者之參照，姑記之耳。作者執筆時，曾十分慎重其事，以求詳確；祇以個人的見聞有限，而所見所聞的，又每不能盡，故其結果仍多覺簡略迷離。——此等處，祇望讀者能於文外隱約得之。行文時，由於作者之趣味所在，間亦滲雜一點個人的「文章」。這點個人的「文章」，其歷史價值如何，固難預說；好在這既非信史，讀者當作齊東野語視之可耳。

本書之印行，多得盧行餘兄之幫助與鼓勵；封面之設計與作畫，均出於談寒光兄之手。謹同此致謝。

三一，八，於陪都復興關

# 目錄

再版小記	
初版題記	
蔣主席	一
吳敬恆	一七
于右任	二四
戴傳賢	二七
孫科	三三
張繼	三七
孔祥熙	三八
馮玉祥	四三
何應欽	五一
張治中	五六
王寵惠	六一
翁文灝	六五
王雲五	六九

目 錄

二

陳果夫	八五
陳立夫	九〇
蔣夢麟	九五
谷正綱	九九
楊 杰	一〇一
陳 儀	一〇五
俞大維	一一一
王東原	一一四
段錫朋	一一九
鄭介民	一二三
張之江	一二八
蔣經國	一三一



蔣  
主  
席

# 復與團

蔣中正題

要擔當新的任務，必須有新的人才。「訓練重於作戰」，這就是說明造就新的人才的重要。抗戰軍興以後，各種訓練班的設立，遍佈全國；而範圍最大、水準最高、負荷的責任最大的，要算復興團的訓練了。「復興團」，許多人都美稱它爲復興民族的聖地，檢視幾年來的訓練成績，似非過份。

中央訓練團創辦到現在，已有五個年頭了，畢業出去的人員，也已有二萬。這些人員，由全國的每一個角落，每一個部門，調集到這兒來，經過一個多月的精神訓練，生活訓練，然後又回到各自的崗位去，以新的姿態，去共同爲抗戰建國而努力；這股巨大的力量，對於國家前途的影響，自然是很大的。蔣主席——我們的團長，是團中的主腦，關於主席在團中的種種，也許是大家所樂聞的。這裏，且就我三四年來的見聞所及，謹述一些，以報告團外景仰主席的讀衆。

## 一 主席與中訓團

主席雖不住在團內，但黨政班開學的時候，每個星期都要到團里來好幾次。團中舉行的紀念週以及開學和畢業典禮，照例是主席來親自主席。此外，每期至少還要來團點各學員一次名，召集好些學員作個別談話。黨政班剛開辦的時候，（那

時設在關上）聽說主席就住在附近的李家花園，差不多每天都要來團一次，指示一切；因為一切都  
在計劃，他得親自來規劃指點，才好樹立一個規範。可惜我遲來了幾個月，主席那時在團中的情形  
如何，我未曾看到，無從報告；這裏所記的，都是搬到關下以後的情形。

黨政班移到關下上課以後，主席最初每星期要到團裏來訓話至少兩次；後來爲了節省主席的  
時間起見，乃請准主席，除每星期的紀念週仍由主席親自來團訓話外，另一次則改派其他人員恭  
讀已印就之訓詞。但自從黨政高級訓練班開學以後，主席來團的次數，又較前加多。在黨政高級訓  
練班第一班快將畢業的最後一個月，（即去年五六月間）差不多每天下午主席都要來團一次，在勵  
志社的社長室裏召集高級班的同學，作個別談話。主席一進團後，就開始忙碌他的工作：不是主持  
開會，就是召見學員，召見來賓，或點名，或訓話。在團中一連忙碌三四個鐘頭，是常有的事。

主席來團時，雖沒有充份的時間讓他到各部門去觀察，但團中的種種，他却沒有時刻忘記過。他  
一有空，經過團門口時，就會悄悄地進團來，到各處巡察一回。要是看見某個人或某件事，不如他的  
意思那麼做，他就要立刻下手令改正。記得前年他到印度去的時候，出發的那一天，是先到團裏來行  
完紀念週才走的；由印度回來的時候，也是當天最先到團裏來巡視一回的。去年的雙十節，上午十時  
他在國府舉行就職大典；但八時三十分他仍到團裏來舉行紀念週，先讓我們向他歡呼一回。由這些事  
看，也就足見主席對於團的關懷是怎樣的了。

「中訓團是全國各機關的模範，要將中訓團的精神帶回各地去，才真得達到來此受訓的目的。」  
這幾句話，不曉得主席會對各期的學員說過多少遍。去年秋天，他召集重慶各大學的負責人來團聽  
訓，就會剴切地囑咐他們參觀本團的宿舍、廚房、廁所，以及各處的環境衛生，以爲各校改進的一張

本」。主席說過，主持一個機關或學校，要求其并非有條，祇要主持人在首創的時候，多費些心思，樹立了一個規模，然後交給別人去照辦，而隨時考察監督，就會有可觀的成績了。他以前辦黃埔是如此，現在辦中訓團也是如此。中訓團現在之所以能保持這樣一個整潔標準，就是在首創的時候，費過主席不少心血的結果；主席當時於百忙中，每天都要到團中來照料一次，其原因亦就在此。

王東原先生常說，團長的訓詞，我們必須首先在團中實行，然後才推行到全國去。所以，舉凡團中的每一樣設施，譬如豎立一個標語牌，添加一門課目，增闢一條道路……也都寓有主席訓示的深意。中訓團的精神，可以說也就是主席的精神，學員們涵泳乎其間，不須主席時刻來訓導，也就可以無形中受主席偉大精神的感化了。

要審視中國目前蓬勃的氣象，要遙望中華民國燦爛的明天，請到團上來！

## 二 主席在紀念週及各種典禮中

我參加主席在團中主持的集會，約在百次以上，紀錄主席在團中的訓詞，亦將及百次；但每回仍免不了有緊張莊肅的感覺。每期黨政班的「力行週」中，在升旗台前都掛有這樣的一塊牌示：「不完成禮的訓練，不能進入我的訓練。」學員入學的第一天，就要受到「禮」的訓練，使他們認識禮的嚴肅性和重要性。

中國是禮樂之邦，一切的儀節，都有一定的標準；但自民國以來，舊的禮節是不適用了，新的禮節還沒有建立起來，所以現在就是各種集會的儀式，也仍然紛亂得很。但中訓團所舉行的各種集會，在主席的監督指導之下，經過多次的補充校正，現在業已樹立了一個標準了。每當團中舉行紀念週

或其他的典禮時，重慶各機關，就有特別派員到這兒來參加觀禮的。

這裏，我不打算來詳細記述各種典禮中的節目，祇想提一提儀式進行時那一種嚴肅的氣氛：每次的集會，都有千數百人參加；但主席蒞場之後，這擠有千數百人的大會場，就突然變得如深山古寺一樣的靜；尤其當俯首默念總理遺囑的時候，耳中只聽到窗外吱吱喳喳的麻雀聲，遙遠的打石聲，汽車聲，側近同志們輕微的呼吸聲，吞口水聲，……直到司儀的喊了「團長訓話」之後，這團嚴肅的空氣，才稍緩和緩下來。

主席隨著樂聲出場，走到台的中央站定，必往下面左右迴視一遍，然後典禮才開始。主席訓話之前，必先脫帽把它放在桌子左邊，再脫下白手套放在帽子裏，然後才開口講話。講完話，讀完黨員守則之後，必戴上白手套，右手拿帽，直站在台的正中，等待呼口號。禮成之後，主席必恭恭整整地向羣衆鞠一躬，才進去；而走進去的時候，又多必轉頭向總理遺像作最後一次注目。

主席在典禮中的動作，雖然是依着司儀者的誦詞進行；但主席自己心裏似乎也預存有一張儀式表；要是司儀的喊錯或漏了一個小節目，他必定加以糾正。不過主席糾正的方式，並不是當場指明，而是等到開完會之後才告訴他，免得下次再錯。記得前年有一位新司儀，漏喊了「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」這一條，會一開完，主席立即對那位司儀指告。去年另一位司儀，忘記了喊「恭讀黨員守則」這一項，下來了，主席當時因忙於他事，忘記對司儀的指正；但等到第二個紀念週的時候，他還是問他：「你記得上個禮拜，忘記喊了什麼沒有？」

一個會是否開得好，與司儀者的風度、精神、聲調、……等，都很有關係。主席也很重視這一點。以前團中有一位謝先生，是很好的司儀，凡是主席來團主持開的會，都是由這位謝先生當司儀

的；前年春間，謝先生因故離國，主席來國開會時，看不到他，就很關懷地問了好幾次。主席就任國府主席後，因覺各部會的司儀缺點很多，就手令典禮局開設一個司儀班，調集各部會的司儀來訓練，並指明司儀的訓練應以中訓團的司儀為標準。所以，現在國中當司儀的這位王先生，除了擔任國中的司儀工作外，還担任了典禮局司儀班的教官。

主席在紀念週中的訓話，多是由一人恭讀已印就的訓詞，然後再由主席擇要訓釋。各週訓話的內容，大概是這樣分配的：第一週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」，第二週「行的道理」，第三週「政治的道理」，第四週「科學的道理」。這幾篇訓詞，除「科學的道理」一篇外，都是主席在黨政班第一、二、三期親自對學員講述，而由速記人員紀錄整理出來的。但每次紀念週恭讀的時候，主席仍然要站在旁邊，仔細地跟着讀者閱一遍。（主席就任國府主席後，事務較前繁忙，為節省主席時間計，自黨政班二十八期起，各週紀念週訓詞，均提前恭讀。）主席一面注視書本，一面還要不時注視下面學員聽講的情形。要是讀者讀錯或遺漏了一個字，他就要立刻指正；要是那位學員不注意看書，他就要當場訓誡。等到讀完一小段落時，他就舉起玻璃杯，喝一口白開水；讀完一大段時，還要點點頭，請讀的人陪他喝一口。這些讀者中間，有的是有請必喝，如王東原先生等；有的是就請也不喝，只是向主席點頭答禮，以表謝意而已，如張厲生先生等。

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」和「行的道理」這兩篇訓詞，是主席研究總理遺教以及省察個人歷年經驗所得的精華，主席最為重視。前一篇他曾指定張厲生先生和王東原先生朗誦；歷期第一週的紀念週中，都是由張王二位先生輪流恭讀。（尤以王東原先生讀得較多。）因為這兩人的讀法，都各有其獨到之處；張先生聲音宏亮，咬字清楚；王先生聲大而緩，頓挫抑揚，每因字義而異，

均易引起讀者注意。讀這兩篇訓詞遇到要緊的地方，主席就由衣袋里掏出一支紅藍鉛筆來，在本子上打記號——文句旁邊畫一畫，或點幾點，圈幾圈，或在空白處寫下幾個字，以備讀完以後，就在這些地方再來釋述一番。每回紀念週，都新送有一本小冊子給主席；但每回講完話之後，主席必將這本小冊子裝在衣袋里帶回去。

開始恭讀訓詞的時候，如果有年高望重者站在下面，主席必對他們微笑點頭，一面作手勢示意，請到上面來，直到被請者都上了台，在主席的背後站定或坐定，恭讀才開始。

主席聽讀訓詞的時候，頭多半是微微低下來注意地看那本子。第一次遇到讀「總理」二字時，他必定馬上把手伸直，把頭抬起來。

讀黨員守則，在主席的眼裏，是像讀總理遺囑一樣莊重的事，他甚為重視。有好幾次，主席就以黨員守則為題，懇切地向我們訓釋了許多話。一本印就的黨員守則小本子，常擺在他的中山裝的小口袋中。主席讀的時候，雙手捧着本子在胸前，先獨自恭讀序文，然後領導大家朗誦條文。讀時每人都得肅然直立，不允許有一點兒輕微的動作。記得有一回，一位職位頗高的職員，在主席恭讀黨員守則的時候，頭向左右搖擺，主席讀完後，就當場加以訓責。

主席朗誦守則，具有一種特別的韻致：聲調鏗鏘滑朗，頓挫抑揚有度，由始至終，字與字，句與句之間，均勻推展，毫無忽忽弛弛的毛病；而其腔調又極其自然嚴肅，毫無一點矯揉作做的意態。朗誦是一件極易的事，也是一件極難的事；易是人人能誦，難是能誦成一個格調，而不裝腔作態。就以朗誦黨員守則來說，我聽見過朗誦的人可不少；但朗誦得又自然，又莊嚴，又清晰，又動人的，却並不多見。

主席說過，外國人的禮拜天，原是作爲「禮」的訓練，並非定來尋求快樂的。那麼，我們每個星期日來舉行一次紀念週，也可說是寓有「禮」的訓練之意。

### 三 主席的訓示

黨政班訓練的目的，是在使受訓人員「（一）成爲實現三民主義之信徒與澈底奉行命令之戰士；（二）得到主持一般機關之常識與領導辦事之要領。」所以，主席的訓話，也就以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」爲中心，而教以「政治的道理」，「科學的道理」，「行的道理」等等。

此外，主席對於體育、衛生、音樂，以及愛惜物力等，也極爲重視。每一期的黨政班，主席都要以「鍛鍊體魄，注意衛生」這兩件事相叮囑。主席認爲國民體質如羸弱，就無法同他人講自由平等。所以不管他多麼忙，每一期都要抽出一點時間來點各學員一次名。（以前人數少，每期還要普遍作一次個別談話。）就在點名中，主席看出同學們身體精神的強弱振衰。他看見同學們的身體強健，精神奮發，他愉快；看見同學們的身體弱，精神不振，他便難過。就歷期，主席點名之後的表示，除黨政班第二十五期，使他真的感到愉快之外，其餘各期大都是誠實的成份多，讚許的成份少，各期學員的體質，就一般的來說，還是黨政人員羸弱的居多。主席認爲這是許多年來文弱風氣所造成，並不是那個人的罪過。主席對於健康的期望，是在全體的國民，並不只是這少數的學員。所以每一期，主席都要殷切地叮囑各學員：除個人要不時動加鍛鍊之外，還要領導一般民衆注意鍛鍊身體。黨政班畢業出去的人數雖然有限，但大多數都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人；如果每個人都能以身作則，先把自己的身體鍛鍊好，然後進而及於自己的朋友部下，以至於一般民衆，就不難把若干年來的壞風

轉移過來了。要保持健康，除了勤於鍛鍊身體之外，還必須注意衛生。說到衛生，最使主席痛心的就是一般國民隨便到處便溺的習慣；所以主席說，要講求衛生，就必須由建造廁所做起。中訓團雖經常住有一兩千人，但各處的廁所却都保持得很清潔。主席對這一點，很覺得滿意。他時時對黨政班各期的學員說，要以中訓團這種清潔的標準，推廣到全國去；去年召集重慶各大學的校長訓導長等來團聽訓時，還特別要他們到各廁所去參觀一回。每一期的黨政班，臨到畢業的那一天，主席都必以父母對兒女一樣關切的口吻，一再囑咐即將離別的同学：沿途要保重身體，隨時要注意起居飲食。——這一番話，我想是每個學員所永不能忘記的。

一個人除了身體的健康之外，精神情趣的平衡和洽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中國原是禮樂之邦；但是，現在能唱上十個歌的國民，就沒有多少。所以，「提倡音樂」這句話，主席就不曉得會對各期的同學說過多少遍。每回開會唱黨歌國歌的時候，主席必同大家一齊唱，那不用說；就在唱黨歌的時候，雖有好些句子，主席是不很熟習的，他也必慢慢地跟隨着大家唱。每一期的黨政班都有好幾個鐘頭的音樂課目；一遇到空的時間，就以音樂來填補；而且每期還要舉行一次歌詠比賽。這就是遵照主席重觀樂教的訓示而施行的。凡是黨政班的同學，在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，至少都學會五六個歌。這一羣三四十歲的大孩子，每天都要張大喉嚨來「1、2、3……」好多次，是够有趣的；而黨政班的訓練，能於嚴肅中見出生動，也就賴於這一片歌聲。

說到愛惜物力，主席時時都會舉利用廢物這件事來做例。他說，外國人使用一件物品，不但用的時候，謹慎小心，就是用壞了以後，也必定設法修理再用，或者移作製造其他物品的原料之用。但是我們一般人則恰恰相反：用的時候既隨便大意（尤其對於公家的物品如此），一到稍有損壞，就隨



便拋棄，這樣，國家如何不窮！所以 主席會對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：『變消費為生產；化破壞為建設。』意思就是：我們如果愛惜物力，不讓其大量耗費損壞，這就是消極的生產，間接的建設。——這些話，打進現在一般為公家服務的人員的耳朵裏，我相信多少是有點重量的。

主席是全國的最高統帥，關於抗戰局勢的轉運，主席了然得最清楚；但 主席却很少對我們分析過當前的戰爭情勢。每當國內或國際間軍事上有一次重大的變化時，我們的心情都十分緊張激動，很盼望 主席來對我們闡述一番；可是 主席來團時，態度仍然像平時一樣的安定，說話的內容，也仍然是按照預定的項目：教我們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事，如何實行主義……。以前，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，東西戰場尚未聯成 氣時，在畢業那一天的聚餐席中， 主席間中也會對我們簡要地說一說目前的戰爭形勢，並肯定地說明最後勝利的必然獲得；但是，現在的聚餐席上，除囑咐同學們要格外保重身體、努力工作之外，這些話是不再提了。

主席會對我們說過，當一件事尚未開始之先，如果不作充分的準備，他決不輕易動手去做；但既經動手去做之後，他必不顧艱難險阻，非達到目的不止。所以，工作開始的一天，也可以說就是成功開始的一天。 主席並且很肯定地說，他現在之所以有一點成就，就是靠他這點堅忍不拔越艱篤實的精神，與倭寇爭國族存亡絕續的大戰。在 主席領導之下，其獲得最後勝利，或已 成問題；所以，戰局一時的變化，他不大重視，最使他關懷的，是如何實行主義，如何建設國家的問題。

主席時刻都不忘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，迎頭趕上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。在歷次的訓話中，沒有一回不引述外國人的種種長處來和我們的種種短處，作一個對比，以警惕我們，使我們有所醒悟，知所奮勉。 主席出席開羅會議，經過印度、伊朗、埃及這些地方，每處都給他留下一個深刻的印

象。當他歸來之後，第一次對我們訓述開羅會議感想時，關於開羅會議的偉大收穫和成就，一切話不提，而感是一再闡明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道理：原因是統治者的少數人重視科學，善於組織，而被統治者的大多數人，則黨派繁多，意見分歧，缺乏組織的精神；並且殷殷訓囑我們，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，就必須學習外國人的組織精神；和運用科學的方法。這次以後，每屆的訓話，差不多都要以重視組織，應用科學方法這兩件事來訓勉我們。今年三月一日黨政班五週年紀念會中，並特別囑咐歷期的畢業同學，彼此要緊密地聯繫，以自動負責的精神，應用科學的辦事方法，奮勉工作，以樹立起模範作用，感導其他未曾來函受訓的人員，好於最短期間，將以往散漫、推諉、敷衍、因循的惡風氣，徹底掃除，以打定建國的基礎。他並且很自信地說：「我常想，我們在民國十三年創辦黃埔軍校，調訓革命幹部，不到兩年的時間，僅有五千學生，就能在民國十五年領導北伐，打倒全國的軍閥，完成國民革命的初步工作。當時反革命的勢力超過本黨何啻百倍？全國軍閥部隊的實力，超過我們革命軍的實力，亦何啻百倍？而我們的五千學生，誓死奮鬥，所向無前，感應革命袍澤，號召全國同胞，竟能達到我們北伐成功的目的。現在我們中央訓練團成立了五年，受訓的學員達二萬人以上，……各位如果覺悟到過去的工作觀念和工作行動的不對，從此振作精神，自動負責，積極奮勉，則目前的時局無論怎樣艱難，彼此的工作無論怎樣困苦，我們也一定能够克服，一定能够完成我們革命建國的使命。」他對黨政班同學的期望是這樣殷切，我想黨政班的同學，亦必不會辜負他的苦心的。

中美中英不平等條約的廢除，主席得到最大的欣慰，同時也更感責任的重大。新約成立不久，他曾好幾次對我們說到：「現在百年的枷鎖是打脫了，但是我們的責任也就因之加重；要是我們不能實行主義，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，我們仍不能同他人講自由，講平等。」最近一年來，主席經常

訓練我們的，多是如何建國的問題。現在黨政班預定的課程，十分之七八，都是與建國有關的。黨政高級班的設立，主席更明許這批受訓人員做建國的直接幹部；在開學的那一天，指定他們要在短短的幾個月中，分頭研究出實行實業計劃的具體方案來。主席認為目前不是高談理論的時候。大的計劃，總理早已給我們擬定了，現在祇是如何來執行的問題。所以，在主席歷次對我們的訓話中，十九都要提到「踐履篤實」這四個字，來誠勉大家去力行。每一期，當畢業的那一天，主席都要殷囑咐快要離團的同學，回到各自的崗位之後，必須依照團中所學的去切實履行。

主席對於「行」是這樣的重視，所以每期的同學，在即將離團的一天，也都必面對主席，堅決地宣誓：我們一定遵奉團長的一切訓示，果敢去力行。

說到宣誓，這裏我可順便記述主席在舉行宣誓典禮時的情形及其訓示：

每期的黨政班，都要舉行一次新黨員團員入黨入團宣誓典禮。黨員宣誓，由段書詒先生率領宣讀誓詞；團員宣誓，由王東原先生率領宣讀誓詞。新黨員團員的入黨入團宣誓，本來可說是對總裁

團長宣誓的；但當黨員團員舉手宣讀誓詞時，主席必由主席台的中央移步到一邊，讓宣誓的人面對着總理遺像宣誓。宣誓完畢之後，主席必即席訓勉：宣誓是人生的一等大事，必須出於至誠；既經宣誓之後，就應該切實依照誓詞去行，把個人的生命以及一切，貢獻給黨和團。如果口是心非，就是說明自己無人格；無人格的人，做一個普通的人尚且不配，更不必說做一個革命的黨員團員了。

實則，看看主席為黨為國那樣的勤勞，誰還敢不格外努力，慷慨犧牲呢！

主席肩荷的是一「治國平天下」的重任，但日常細微的事，他也極為注意。他不時囑咐我們，要隨時留心個人日常的起居言行。一般人多認為很平易而不太細心的事，他每每不憚麻煩，花費許多時間

對我講述。就如閱讀圖表這件事，每一期的黨政班，當他訓釋「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政序」這篇詞時，差不多都必為我們訓述一遍。「大處着目，小處着手。」這是主席經常愛引述以訓勉我們的一句話。每次訓話，一到了扼要的地方，他總是反覆闡釋，一囑再囑，惟怕我們不明白，或記不牢。這點關懷親切之情，只有在自己的父母之前，才有機會領略到。——是的，主席是把我們當作他的親子弟看待的；譬如，他對我們說：「看書要把書本拿得高一點，好使視線平直；埋下頭來閱讀，腦子容易脹痛，眼睛容易暈花。」這是二十年前他訓誡他的大公子經國的話，現在又拿來訓誡我們！我們肅立在主席之前，恭聽他的訓誨，我們彷彿又回到童年時代，接受庭訓時的情景，父親母親的香容笑貌，又一度在眼前顯現！

#### 四 主席的娛樂

一個人除了飲食工作之外，適當的娛樂，似乎也是不可少的。每期的黨政班，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，都要舉行一次同樂會。主席是全國的最高統帥，日理萬機，工作的繁忙不用說，要到娛樂場去享受片刻的閒暇，自不可能；所以每一回的同樂會都特為主席安置了一個座位。可是幾年來，主席却從來沒有餘暇來參加過。

去年春間，在三月一日（黨政班成立四週年紀念日），黨政班留渝同學舉行的春季聯歡大會中，他却來圍聽了一次富貴花的大鼓「中美中英新約頌」和胡繼譚的平劇「打漁殺家」。在那一次的聯歡會中，主席聽到鼓詞中譏諷目前一般媚外心理的詞句，如「……外國自來水多含維他命，外國的狗熊小巧玲瓏；石頭是外國的硬，月亮也是外國的明」（鼓詞是作家老舍做的）時，就歡笑不止。看見

主席笑，我們心裏也十分歡樂。據主席說，他不看戲已經十多年了；那麼他現在的這片笑聲，倒是值得我們永久紀念的。從那一次起，他就先後到團裏看了兩次電影：一爲「日本間諜」，一爲「神州展覽」和「沙漠大捷」；一次話劇：「蛇變」。此外，並曾在本團青幹班看了一次話劇：「清宮外史」。後來還特在本團勵志社召集「清宮外史」中各演員，並即席給予他們不少的指示，勉勵他們加倍努力。這可給予那些藝術朋友們莫大的光榮和興奮。

今年三月一日黨政班五週年紀念日，剛碰上陪都體育場（場址在中訓區內）舉行命名典禮，特別熱鬧。主席上午九時四十分就到團中來，先在陪都體育場觀賞各項體育表演，後回到大禮堂，參加黨政班留渝同學春季聯歡大會。大會由十二時三十分開始，一直繼續到下午五時二十分才結束。會中除主席訓話和聚餐（每人點心一盒，主席的亦如此。）外，並有夏聲劇校演的「鎮魂洲」，楊婉儀演的「三娘教子」，趙榮琛了英奇演的「御碑亭」等平劇。每一劇，主席都以很愉快的心情，觀賞到終場；尤以對於「鎮魂洲」一劇，特感興趣；出演時，不時點頭微笑，劇一演完，就回到團長休息室，（每齣劇演完，休息十分鐘。）立刻召見飾岳雲和飾楊再興的兩位小演員，面加慰勉。（夏聲劇校學生，多係戰區難童，年紀都很小，飾岳雲的今年僅六歲，飾楊再興的，今年僅十二歲。）這一天主席的興趣這樣好，我們的精神也就興奮百倍。這一個聯歡會，真可以說達到了歡樂的極致。當聯歡會終了，主席離場，兩千多位同學瘋狂似地歡呼「領袖萬歲」時，最足以表現我們當時的心情。主席看戲，也如他做別的事情一樣，處處都關懷到整個的社會國家，並不祇是爲個人的心靈享樂而已。所以，他有一個戲，同時還要注意到這個戲對於一般觀眾將收到怎樣的結果。「日本間諜」這部片子，主席看完以後，就指出一些失檢的地方，要中央製片廠改正。「神州展覽」和「沙漠

大捷」這兩部片子，是邱吉爾首相送贈 主席的，在中訓團第一次放映，也是 主席的意思。

主席對於音樂的欣賞，具有濃厚的興趣。據張文白先生說，當他獨自在家時，一閒下來，就愛把留聲機打開，聽一兩張音樂唱片。團中以前辦有一個音樂幹部訓練班，網羅不少音樂人才。每一期的黨政班，至少都要他們來舉行一次音樂演奏會，聽音樂倒很方便；但 主席却沒有機會來聽過。有好幾回，聽說 主席是要來參加的，其中許多精彩的節目，都特爲他配定了；但一到了開場的時候，他又因臨時忙了別事不能來。 主席在團中有機會聽音樂的，就只有黨政班畢業那一天聚餐時聽到的熱支曲子。音樂演奏的時間，雖祇有一二十分鐘，而且 主席一面吃東西，一面還要不時同王雪艇、王東原、段書詒幾位先生談話，但對於音樂仍然留心地聽着。記得前年冬天，在某一期黨政班的聚餐席上，他聽到樂隊奏「幻想曲」這支曲子，很感興趣，演奏一完，他就大聲問指揮演奏的音樂隊長那支曲子的名稱。（聚餐時，樂隊都是站在最後面，同 主席的座位距離頗遠。）自那次以後，演奏那支曲子，就幾乎成爲聚餐席中必有的節目。去年的夏天，黨政班第二十六期的聚餐席中，特請軍政部軍樂訓練班教育長洪潘先生，來指揮該班樂隊和本團樂隊作聯合演奏。演奏時間幾及一小時， 主席始終怡然垂聽。演奏完畢，他並即席訓示：音樂感人的力量是如何深刻，有合羣團結的功效，盼各同學返職之後，要竭力提倡，使音樂能普及到全國每個角落去。

主席是全國的最高領袖，對於戲劇音樂，都有相當的愛好；可是爲了國事的繁忙，竟連欣賞的機會也沒有！想起 主席這種勞苦的情形，我們只有疚愧而已！

## 五 主席的健康

主席今年五十八歲了；但臉上的膚色，仍很紅潤，說話的聲調，也很鏗鏘宏亮。不管天氣多冷多熱，他來團開會，站在台上講一兩小時的話，毫無倦容。開完會後，常接着還要分別召見各部門的人員，作個別談話。有時，他上午八時來團，開會談話，就要一直到十二時以後才回去。

以前，當汽車路尚未直達八禮堂的時候，主席來團到了中大門就得下車；如果時間有餘裕，他總是步行下來，又步行上去。這一段路雖祇有四五百公尺，但是坡路，有二百多級石階，上了年紀的人，一上一下頗費力氣；可是主席却毫不覺得倦累。就是現在，假使天氣很好，而他又冇工夫，當他由大前門經過時，還要在大前門下汽車，悄悄地步下來到各處巡視一回才回去。

主席的食量，據張文白先生說：每頓大概只吃一碗乾飯，一碗稀飯就够；但是，每天開水却喝得很多。就我在中訓團所見的說：黨政班畢業的那一天，主席都來的很早，開會、召見、談話，常要忙到十一時以後，才開始聚餐；但在餐席中，主席只吃一只麵包，一塊點心，就停止了。主席雖吃得這樣少，可是開一兩小時的會，開水至少要喝完一兩玻璃杯。聽說有人問主席，用什麼方法才能把身體保持得這樣好？他說，就是吃的少，喝得多。這是金玉良言。主席對我們說過，中國人的身體弱，不是吃的少，而是吃的太多。他引述日本一般人民的身體都很強健，吃東西有定時定量，易於消化，就是原因之一。

每期受訓的同學中間，有的是主席以前的學生部屬，曾經面見主席多次，有的是海外邊區工作的同志，除從照片上得拜識主席外，從未有過一面之緣。不管他們是否曾經面識主席，但在這復興民族的搖籃中，瞻仰這位復興民族的領袖的丰采，都認為是莫上的光榮。我們且留神看看開學典禮開始時那一刻，同學們所表現的神情：主席隨着樂聲走出台前來，成千對眼睛，都聚精會神地釘

在一個人的臉上；站在後面的人，還不時緩緩地支起腳尖，把頭左移右轉，一直轉移到越過站在前面的人的腦袋，能看清楚台上人的全貌為止。主席的一聲輕咳，一絲微笑，一點頭，一注目，……都會很清楚地印在每個人的心裏，更別說是十分親切的話語了。

想到 主席的鎮日勤勞，我們疚愧不安；看見 主席的滿面紅光，我們欣慰振奮。每期黨政班學員的畢業答詞中，都會有這樣的一句：「團長的精神煥發，就是象徵着國家前途的光芒萬丈。」這實在是站在他面前的每一個人心裏所要說的話。

當畢業的那一天，在升旗台前掛有這樣一塊白底紅字的大牌示：「勿忘所訓，謹遵所囑。」這是在復興關下受 主席一個多月精神感召的中華兒女，一定會把這八個鮮明的紅字永遠鮮明地印在每一個人的心上，而切實去為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共同努力的。

卅三年春于復興關。



## 吳敬恆

吳老先生穿一件舊大褂，一雙舊布鞋，說起話來，面孔上老掛着溫和的微笑。如果光是注意這個簡樸和藹的外表，誰也不會相信五四時代的打「玄學鬼」，民十六年同廿八年的兩次打「汪家店」，就是出自這個簡樸和藹的老人之手。

吳老先生，今年七十七歲了。這個年紀，在我們壽命水準低下的中國，並不尋常；可是，時間似並不足以減消老人的志氣；且不必去計算半世紀來他那轟轟烈烈的事功，就現在，社會每遇一回大波動，他還不是以一個老青年的身份，站在我們的前面，領導着我們嗎？

——這位老人的心，永遠是年青的！每回看見他，我總在暗地這麼想着。

吳老先生的牙齒，已脫落大半，說話的聲音，顯得有點含渾；但含渾不渾，並沒有減少它動人的成分；因為那里面，有經驗，有世故，有幽默，有處世做人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，引誘人不能不提精神來傾聽。他雖然有那麼大的年紀，那麼高的地位，那麼豐富的知識經驗，但他對我們說話，總像同家人聊家常一樣的親切，並沒有絲毫教訓的口吻。這種平易近人的態度，尤使人愛。他講「總理行誼」時說：「總理是『自然偉大』。他的這種不以他的年紀經驗，識見地位來唬人的態度，也就是他的自然偉大之處。」

吳老先生說話，也像寫文章一樣，不裝腔，不作勢，想到那裏就說到那裏。他每說一次話，總要夾雜着許許多多有趣的小故事。——不但有趣而已，另外還含有許多真實的道理，使人不能以一笑了。

之。故事一個連接着一個，初聽來，似乎去距十萬八千里，毫不着邊際；但其結果，却都能歸到本點——那個題目的中心。老人家之使人不可及處，此或許也就是其一吧？

老先生說到教育的效果時，特爲我們敘述了一段他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：

二十多年前，老先生由歐洲返國，到了香港，就決心在那裏籌款到國內來辦教育；因爲他老人家目擊國內外那些人的那樣殘忍好殺，就以爲這全是教育的罪過，如果能把教育辦好，世界就可從此太平無事了。當時有一位朋友來看他，知道他有這個大計劃，就對他說：

「你要辦教育嗎？好，如果你敢答應我，你準能把全國人——不，就說你教的學生吧，全都教得好，一百萬塊錢我先送給您老人家做籌備費！」

這是一個大題目，老先生沒有言語，搖搖頭，笑了笑。

他那位朋友說：

「如果你沒有把握全教好，就全教壞，我也送給您老人家一百萬塊錢。」

老先生想了想，仍然搖搖頭，笑了笑。

老先生辦教育的大計劃，後來沒有看見實行，是不是因他這位朋友的這一席話打轉了頭呢？老先生沒有說，不得而知。不過，從這一段話裏，老先生却悟到了一個道理：

人類中間，大概天生來就有一半是好的。（好壞的標準是什麼，姑讓我們自己去假定吧。）一個國家，如果壞人佔了百分之六十以上，就使有多高的文化，多好的制度，多出色的人才，也沒有法子治理得好；反之，如果好人佔了大多數，少數的壞份子就想耍爲亂作惡，也是絕不可能的；而教育的效能，也就只能將這些原來是好或壞的人的百分之幾，教育其仍轉變爲相反的性格而已。要將所有的

人，完全教好，不可能；完全教壞，也不可能。

「你們不相信嗎？」老先生很幽默地說，「你們只帶一萬塊錢，到兩路口站在講台上，對來來往往的人宣傳說，逛廟子是怎樣的好玩，賭錢是怎樣的有趣，抽大烟是怎樣的舒服，末了說：『要嫖、要賭、要抽的，請到這兒來，先拿拾塊錢去。』恐怕錢還沒有發散百分之一，自己的腦袋，早已給那個破掉了！」

「現在有些人，要打算用教育的力量，把所有的人都造成大小如一的模特兒，固然是白費心機；而有些人看見某些神聖的教育機關，竟也教養出一些壞蛋，在這個國家存亡絕續的時候，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竟也甘心爲外人充爪牙，就悲觀太息，實在也是糊塗；因爲那些人，原是可歸於朽木莖籬這一類的！」

說到現在世界紛亂的根源時，他說：

「你們大都是三十年紀上下的人，可說是活在一個時代裏，我這個老朽，已是活在兩個時代——一個是糊裏糊塗的八股時代，一個是維新時代——裏的人了，看見聽見過的事，也許要比你們多一點點。現在這種紛亂的根因，可以追溯到瓦特發明蒸汽機那個時候起。有了蒸汽機，生產手段改變了，各種不同的主義產生了，而跟在主義後面的流血事件，也就出來了。自從內燃機發明後，世界的紛亂又更進了一步。一九〇三年，我在倫敦的時候，不過只有一段公路；幾輛汽車；一九〇九年，汽車的發明，却增加到了十萬多了。我們人類現在吃了天空中那個混蛋的虧，也就是這個內燃機在作怪。在一個無理性的世界裏，德先生（德模克拉克西）、恐怕至少還要睡三十年的覺。不過，人類是時刻都在求進步中，自由平等這個目標，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，相信總會有一天創造出一種方法來駕御那個野

獸的。」

吳老先生做事很經心。每期老先生的課程，都是排在早晨第一小時的，但是他老人家從未會耽誤過一分鐘的時間；並且，每次在午小時以前就到園裏來了。有一回的國民月會，是請他老人家來主持的。國民月會開會的時間，是在早上六點鐘。爲恐他老人家趕來不及，五點鐘就放汽車到他家裏接他去；可是，一到了他的門口，從熾微的晨光中，早已看見他攜一支手杖，在馬路上獨個兒來往地踱着步。看看下早操的士兵們在操場上下操了。他說：

「人老了，腦子似也有了毛病？一到了這個時候就睡不着。我沒有錢。這羣下操的弟兄們，就是我的時間標準。他們從我的門前「一二三四」的走過去，我就要睡再也睡不着了。」

看老先生對那羣下操的士兵們出神注視的神氣，好像在怪責時間不爲他倒轉幾十年，好讓他也參進那個隊伍去趕熱鬧似的！

說到他老人家的廉介清高處，實在是時人所少見的；他用以逃避「污垢」的法子，說來也實在有趣的很。這裏且舉一個例：

前年九月十六那一天，因爲夜裏來了警報，早上老先生担任的課程臨時調動，特地到他老人家的公館去報告。——所謂公館，就是上清寺一家小商店的樓上的一間小房間。這一天正是中秋節，到了他的門口時，正遇着一位高貴的斯文人，攜了好幾包月餅、點心、梨子之類，在那裏同一位年青的小夥計辦交涉，說是給吳老先生送禮來的；但是，那個小夥計死也不肯接受，理由是：老先生吩咐過，不要隨便收人家的東西。

我走進門去對那小夥計說明了來意，便問問老先生不在家；但他沒有直接答我的話，只向我使

個眼色，用手指偷偷地往樓上一指，我便若有所悟的走上了樓。

但是，二樓上吳老先生住的那間房，房門緊閉着，一敲再敲，裏面一點回音也沒有。再到其他的房間看看，也看不見老先生的影子；只得下樓再找那位小夥計。但是，他還在那裏同那位送禮的人爭論着：那個一定要將禮物放下，說這是他對老先生的一點小敬意；這個一定不肯收，說是老先生已經吩咐過了的。那個掏出一張名片（那名片上似乎印着陳某某三個字），一定要上樓去面謁老先生；這個則堅持着不讓他上樓去，說老先生一早就出去了。鬧到結束，這位陳先生也只好丟開敬意，攜了那幾包東西，很沮喪地走了。

同這位小夥計走上樓，到了老先生的房門口，他請我在外面等一等，他就推門進去了。從半開着的門縫中看進去，裏面並沒有什麼人。睡床上的麻布帳子，還在低垂着。從帳子裏送出來一句低微的老年人的聲音：「他走了嗎？」站在床前的那一個答聲：「走了！」帳子立即掀開，吳老先生從裏面走了出來。奇怪的是，不曉怎的，鞋、襪、帽子、大褂，都早已穿得整整齊齊的了！

他老人家一見了我，就搖搖頭，笑着說：「真沒有辦法，這種人……太對不起了！」

如果那位陳先生也知道這回事，不曉得將作何感想；但老先生確是爲他冤坐半小時的「牢」了！以一個小職員的身份，陪着他老人家坐在一塊，並不感得寂寞或受什麼拘束。他老人家很健談。不管是中外古今的事情，只要你提出一個小題目，他就憑他那份七十多歲的閱歷與精深的學識，爲你很精詳地陳述着，教你只有點頭稱是，而沒有插嘴的地方。他說過：

「我們這一輩人是到了辦交代的時候了！」

他之所以這樣愛說話，是否也正就是爲我們辦移交呢！

他老人家很敬重老杜。年來為人家題字不少。於執筆時，常常會把老杜的句子題上去，而在字幅

的一角，添注了「刺少陵句」這幾個字。

（間亦徵引陶詩李詩，但其數並不多。）

這一年來的每幅作品上面，

都蓋有一顆「敬恆長壽」的

陰文圖章同一

顆「賊襲原讓年盜宜尼」的

陽文圖章。」

——這到底是什休息室的門口，舉目望望正在下早操的先生們（那一期以教育人員佔大多數），有好些老把向左轉向右轉弄不清，就笑着說：

山  
氣  
日

日  
佳

端  
瑤  
先生  
正  
錄

恆

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！——敵人類得他死，可是他偏不死！

有一天

，吳老先生

來的特別早

。站在講師

「三十多年前，在浦東我也會上過操。那時站在我前面的，就是蔡子民先生。蔡先生也常常會把左右轉弄錯了，真把我急的要死！蔡先生……」

老先生面孔上雖堆着笑，但話裏却包藏着無限的感慨！

時間，真是英雄的仇敵。轉眼看看老先生光禿的頭頂，難道老先生真的是老了嗎？

——我們這一輩，是到了辦交代的時間了！

這一句話，又在我的耳朵裏響着！

三十一年一月改作

# 于右任

想及于先生，同時就會連帶地想起他的鬚鬚與他的字；甚且這兩樣東西，在有些人的腦子裏，或者還要佔着一個比「院長」較為重要的位置呢！——實在的，他的美髯與他的字法，在目前的要人之間，似乎尚沒有那個能駕凌其上的。

他的那簇修長濃密的鬚，看他的照片，也不過起了一種特殊的感覺；但如果面對着他本人，就會使人於不知不覺間肅然起敬。他坐在山轎上，如果不是在十分陡的坡道，身體大都是等直地坐着，從一個相當的距離看過去，就有點像坐着一位現代的關雲長！人家讚美他那簇鬚，而他自己也十分珍愛他那簇鬚。他坐在那裏，如果不需要那兩隻手去做別的緊要的工作，大都放在那簇鬚上摩挲玩弄着。這簇鬚，似乎是件他個人的藝術品，那上面寄托着他的心靈，他的情感，他的興趣！

在經常來園授課的各位先生們中，老穿着大褂的，除吳稚老外，就只有于先生。這或者也並非他疾惡西化；實在的，這一簇修長的鬚鬚，如果不是配上一件寬大的大褂，而代以西裝或中山裝之類，至少在我就覺得不很够中國味，失了東方人固有的美（如果美也有東西之分的話）。在人的腦子中，同中國歷史上那些美的典型連不起來。于先生之所以愛穿大褂，也許另有原因，但我總覺得這與他的鬚子多少有關。譬如他每愛穿家裏自製的那些布鞋厚襪，雖也許是由於省儉，但我也總想作如是觀一樣。——于先生是位深懂得藝術三昧的長者，就一衣一履之微，想也必不馬虎的；不然，他那一手超凡的字，也許就寫不出來。



這裏，就再來談談他的字吧：他的字、在中國，可以算得流傳得最廣，愛欣賞的人也最多。凡有水井處，便有人唱柳詞。我雖不敢說，現在人們看重于先生的字，也像宋人愛好香艸的詞，那樣的普遍；但如說凡有城市處，便有人懸掛于字，似並不太過。在陪都，這幾年來的春聯，幾乎是由于先生、吳稚老、葉楚傖先生、……這幾個人包辦的；而其中尤以于字爲最多。在中國這塊廣大的土地上，儘管你走到那一個比較像樣的城市，找不到于先生的筆跡，那也才怪！就光以本國來說，每回他到團裏來授課時，職員學員們，請他題字的，可就不少。

他是當代一位大書法家；但是寫字也好似吟詩作文一樣

容易多寫！」對於于先生的字，有些人的批評總以爲太賤；因爲物以稀爲貴，他的字到處都可以看見，就難免不貶了價。其實，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」是貴是賤，也還是他自己了然得最清楚。

但重而

是道

瑞瑤同志

大位

，是要其那點靈感，才能够創製出好的作品來的。他的題贈雖然那麼多，但是真能使他自己滿意的東西，並不多見。去年四月裏，他爲一位姓李的學員題了一聯五言條幅，一天我到他公館裏替這位學員取件時，他那位秘書首先就說：「院長今天高興的不得了，寫完這一聯後，自己持蠟燭玩了好多時候。——這個興趣，一年中也沒有碰見一回兩回。」及辭別時，于先生還親口再三地叮囑着：「請何先生轉達李先生好好地保存着，這樣的東西可不好好地保存着，這樣的東西可不好好地保存着。」